

操弄-剑桥分析事件大揭祕

作者：布特妮．凱瑟（Brittany Kaiser）

目次

[序章 / 遭到特別檢察官約談的那一天](#)

[第1章 / 他們顛覆了全球選舉生態](#)

[第2章 / 所有荒唐錯誤的起源](#)

[第3章 / 奈及利亞，數百萬美元的選戰合約](#)

[第4章 / 奈及利亞億萬富翁氣炸了](#)

[第5章 / 深入「劍橋分析」的機密技術核心](#)

[第6章 / 前進美國！獲得川普新帝國的鑰匙](#)

[第7章 / 英國脫歐，劍橋分析準備大展身手](#)

[第8章 / 臉書，最會卸責的個資漏洞公司](#)

[第9章 / 一個專業的政治顧問，要能一隻手捏住鼻子，另一隻手去拿錢](#)

[第10章 / 史上最昂貴的網路選戰](#)

[第11章 / 脫歐女王布特妮](#)

[第12章 / 我們幫川普贏了大選](#)

[第13章 / 川普數位選戰的機密內幕](#)

[第14章 / 英國政府開始疑心](#)

[第15章 / 我要辭職](#)

[第16章 / 劍橋分析究竟隱瞞了多少與俄羅斯的關係？](#)

[第17章 / 留歐派啟動全面追殺](#)

[第18章 / 震撼爆料，劍橋分析非法持有臉書個資](#)

[第19章 / 吐露真相、承擔後果](#)

[第20章 / 贖罪之路](#)

[後記 / 5大策略，終結數據戰爭](#)

[謝辭](#)

附注

To the Truth:

May it set us all free.

致真相：

願真相使我們自由

遭到特別檢察官約談的那一天

沒有什麼比跟聯邦探員一起坐車，更能讓你質疑自己的人生選擇了。2018年7月18日上午，我心中就出現了這樣的想法。那時聯邦探員隨車陪著我蜿蜒穿過華盛頓特區的街道，前去參加特別檢察官（Special Counsel）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約談。

其實，那天早上我坐了兩趟車。第一趟車帶我去了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隨機挑選的一間咖啡店。當我一開始滑進車子的後座時，司機得到的指示是這樣的：司法部的人會等到最後才選一個地方，沒有事先計畫，也沒有事先告訴任何人。然後等我們上路了之後，司機才會透過無線電得知我們的目的地。抵達咖啡店的時候，第二趟車的司機就在路邊等待。和第一趟車一樣，第二位司機也穿著深色西裝，戴著墨鏡，同樣地也有另一位探員在車上，而車窗都裝上了隔熱紙。搭上第二趟車時，我從車窗望出去，城市裡閃閃發光的建築和街道，明亮、白熾、閃現而又消失，就像相機的閃光燈一樣從我們車旁掠過。

在我上了車，坐在兩位律師之間的后座位子上時，實在很難不去思考自己到底是怎麼走到今天這一步，才會要去和聯邦特別檢察官談論我在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中所做的一切。現在，這家公司已經成為惡名昭彰的政治傳播公司（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firm）。想當初，我是懷著讓我自己和家人過得更好的希望而進入這家公司。結果現在事情卻變得如此荒唐，而且一切似乎都扭曲到無法挽回了。我的初心只是想要學習如何善用數據資料，但在幫助父母度過經濟難關的過程裡，我也漸漸犧牲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個人價值觀。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我的天真和野心是怎麼讓自己站到了歷史錯誤的一邊。

在5年之前，我加入了劍橋分析的母公司「SCL集團」（SCL Group）。具體來說，當時我加入的是他們集團的「SCL社會公司人道援助部門」（humanitarian division, SCL Social），而我是在公司執行長亞歷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的手下做事。在這個嶄新開端之後的幾年裡，一切的發展都超出了我的想像。我做為一名終身民主黨人，多年來一直是支持進步價值的運動人士，也因此我說服自己以不接觸公司的共和黨客戶為藉口，開始在劍橋分析公司工作。但過了沒多久，因為人道主義的相關計畫實在難以獲得穩定的資金，而其他部門的成功也在誘惑著我，於是我開始逐漸偏離自己的原則。在劍橋分析公司裡，我第一次在職業生涯中賺到了一大筆錢，而他們也讓我相信，自己正在從無到有和大家一起建立革命性的政治傳播公司。

在這個過程中，我見識到了劍橋分析公司所颳起的巨大影響力：一方面公司盡可能獲取美國公民的個人資料，另一方面則利用這些個資去影響他們的投票行為。其中我也見識到臉書公司對於隱私政策的隨便態度，也看到聯邦政府完全忽視了對個資的法律監管，而這些都促成了劍橋分析公司的巨大影響力。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了解到劍橋分析公司是怎麼利用個資的力量，幫助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贏得總統大選。

決定揭開「劍橋分析事件」的一切黑幕故事

車繼續開著，我和我的律師靜靜地坐在後座，我們每個人都在為即將到來的事情做準備。我們也都知道，我將會完整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現在的問題只是大家到底想知道些什麼。大多數的人似乎都想要知道這些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也想要我從專業和個人觀點提供答案。我能找到各種各樣的理由，來解釋為何我的價值觀變得如此扭曲，例如從我的家庭財務狀況到我當時相信希拉蕊無論如何都會贏的謬論。但這些都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也許最真實的原因是，在這過程中的某處，我迷失了方向，也迷失了自己。

在剛開始做這份工作的時候，我曾以為自己是個行家，早已知道政治這行有多麼憤世嫉俗、有多麼混亂，但結果是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當時的自己實在是過於天真了。

而現在，就是我必須糾正錯誤的時候。

汽車平穩駛過華盛頓特區的街道，我開始感覺到我們快要到達目的地了。特別檢察官的團隊曾警告我，當我一抵達要接受審問的那座大樓，就會有大批記者在等著我，所以不要感到害怕或驚訝。本來他們說那座大樓很安全，但據說現在已非如此。因為記者們發現那座大樓就是用來約談證人的地方。

司機跟我說，一位記者正躲在信箱後面。他認出了那是CNN的記者，因為他曾經看到她穿著高跟鞋，在大樓裡閒晃了8小時。「妳看，他們為了追新聞，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他喊道。

當我們接近那棟大樓，轉了一個彎正要進入後面的車庫時，司機叫我把臉從窗戶邊移開，雖然說，窗戶早已貼上了深色隔熱紙。為了這次和特別檢察官的面談，我被告知要把這天完全空出來。他們同時也警告我，沒有人知道我得花多少時間作證，也沒有人知道我會被盤問多久。但不管多久，我都準備好了。畢竟，現在的處境是我自己造成的。

一年前，我決定挺身而出，在我所熟悉的黑暗之處點亮一盞明燈，成為一名吹哨者（whistleblower）。我這麼做的理由，是因為當我面對現實，看著劍橋分析公司所做的一切之後，我清楚地發現自己是多麼誤入歧途。此外我也認為這麼做，是能彌補我所犯下錯誤的唯一方法。但其實更重要的理由，是因為我想把自己的故事講給任何願意傾聽的人聽。也只有透過這個故事，才能讓我們學習接下來即將發生的事，並做好準備。這就是我現在的使命：對劍橋分析公司的運作方式以及大數據（Big Data）所帶來的危險發出警告。這樣一來，下次兩黨選民才可能更加理解，我們的民主正在面臨怎麼樣的資訊戰（data wars）威脅。

司機把我們帶進地下室車庫，愈開愈深，不斷繞著彎道往下而去。

為什麼要帶我們到如此之深的地方？我不禁想著這個問題。但其實，答案我早已明瞭：如今，保有隱私是一件困難的事。

他們顛覆了全球選舉生態

2014年初

我第一次見到亞歷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的時候，是透過一層厚厚的玻璃。要觀察像他這樣的人，這或許是最好的方式。

當時，我的好朋友切斯特·費里曼（Chester Freeman）匆忙間為我安排了一次商務午餐約會，但我遲到了。切斯特和往常一樣，扮演著我的守護天使。我在那裡見到了他的三位朋友，其中兩位我認識，但另一位不認識。他們三個人全都在尋找同時擁有政治和社交媒體專業的人才。我認為這兩項都是我政治專長的一部分，畢竟我曾參與過歐巴馬總統在2008年的競選活動。而現在，雖然我還在忙著寫博士論文，但我也在尋找一份薪水不錯的工作。因為我迫切需要穩定的收入（當時除了切斯特以外，我幾乎對所有人都保守了這個祕密），來照顧我自己並且幫助我在芝加哥的家人。對我來說，出席這頓商務午餐，就是想要獲得一份短期、有利可圖的顧問工作。而我很感激切斯特即時的幫助。

但當我抵達時，午餐已經快結束了。我那天早上有約，雖然後來匆忙趕到那裡，但我還是遲到了。我到倫敦梅菲爾區（Mayfair）的時候，發現切斯特和他那兩個我已經認識的朋友，已經在壽司店外擠作一團，在寒風中抽著飯後煙，順便望著街區中的喬治亞式公寓、富麗堂皇的酒店和名牌精品店。他的這兩位朋友來自中亞的一個國家，而他們也和切斯特一樣，是為了公事中途路過倫敦。他們是來向切斯特尋求幫助，希望能在他們國家即將到來的某場重要選舉中，找到能幫助他們進行數位傳播（digital communications）（透過電子郵件和社交媒體活動）的人才。雖然我跟他們兩位都不是很熟，但我知道他們都是有權勢的人，而且我也喜歡他們。切斯特安排我們聚在一起吃午餐，其實就只是想幫我們大家一個忙。

竟然有公司專門幫各國政治人物打選戰？ 我從來沒聽過……

現在，為了表示歡迎，切斯特幫我捲了一根菸，湊過來幫我點著。然後我和切斯特以及他的兩位朋友就開始聊起彼此的近況。我們一邊愉快地聊著天，一邊抵擋著強風。切斯特站在午後的陽光下，滿臉通紅，露出開心的神情，而我忍不住好奇他所提到的旅行。他最近被一個小小島國的總理任命為商務和貿易關係領域的外交官。想當初我在2008年的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第一次見到他時，他還只是一個19歲的理想主義青年，頭髮蓬亂，穿著一件藍色花樣的短袖襯衫（dashiki）。那年的全國代表大會在丹佛舉行，我和切斯特都在丹佛野馬隊體育館（Broncos Stadium）外排著長長的隊伍，等著看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公開宣布支持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成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就是在那時，我們遇見了，然後開始聊天。

從那時開始，我們經歷了漫漫長路，現在我們兩人都擁有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從前我和他一直都有個共

同的夢想，那就是「長大後」想從事國際政治或外交方面的工作，而最近他就驕傲地傳給了我一張照片，上面是他接受外交職位時的證書。儘管現在站在我面前的切斯特，看上去就是一位新上任的外交官，但我依然把他當作是剛開始認識的那個喋喋不休的天才朋友，他就像我的兄弟一樣親密。

當我們抽著菸時，切斯特提到他最後一刻才把大家找齊，約成這頓午餐。所以他要為了時間的倉促向我致歉。然後，他為了向在此集合的每個人致意，便朝玻璃窗裡頭做了個手勢。透過玻璃窗，我瞥見了他邀請來的另外一個人——那個仍然坐在餐廳裡面的人。而這個人即將從此改變我的一生，也即將改變整個世界。

這傢伙看上去就像是倫敦梅菲爾區常見的普通商務人士，而他正把手機緊緊貼在耳朵上。但在切斯特繼續介紹他之後，我開始知道他並不是一般的商務人士而已。他的名字叫亞歷山大·尼克斯，是一家英國選舉公司的執行長。切斯特接著說，這家公司是「戰略溝通實驗室」（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Laboratories），簡稱SCL公司。當下我對這家公司的名字感到有點興趣，因為它就像是某個董事會想讓一家廣告公司聽起來更科學一點，所以取了這個名字。而事實上，SCL公司是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切斯特說道。在它成立的25年裡，在世界各地簽下了許多合約，並幫助世界上的許多政治人物打贏選戰。這家公司的基本目標，就是讓政治人物掌握權力，成為總統和總理，並盡可能確保他們留在那個位子上。最近，SCL公司一直在幫助某國的總理競選連任，而這位總理就是切斯特現在的上司。我認為切斯特就是這樣認識尼克斯的。

我花了一點時間來消化這一切。切斯特在那天下午把我們大家聚在一起時，無疑產生了一種潛在的利益衝突糾葛。畢竟，我去參加聚會是為了向兩位朋友談生意上的事，但現在看來，選舉公司的執行長也在那裡做同樣的事。我突然想到，我展現出來的特質是愛遲到、年輕還有缺乏經驗，所以毫無疑問地，這位執行長非常可能已經拿到切斯特那兩位朋友的生意。

我透過窗戶凝視著那個人。我現在把他看作了一個不平凡的人。他的手機還放在耳邊，突然間他看上去變得非常嚴肅又非常專業，而我顯然沒辦法和他相比。當我這麼一想時，我感到失望，但我還是努力不讓自己的失望流露出來。

「我想說，妳可能會想要認識他，」切斯特說道，「他認識很多人，交友廣泛。」我想，他的意思大概是說這對我未來找工作有幫助。「或者，認識他至少能為你的博士論文提供有趣的素材。」切斯特如此建議。

我點了點頭，切斯特可能是對的。儘管我因為一個可能流失的工作機會而感到失望，但從學術角度來說，我還是感到很好奇。這樣一家公司的執行長到底是在做些什麼？畢竟，我從來沒聽說過「選舉公司」。

根據我過去的選戰經驗，例如參與歐巴馬競選團隊，或是最近在倫敦擔任美國民主黨國外組織「海外民主黨人」（Democrats Abroad）的志工，還有參加為希拉蕊助選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我知道競選經理（campaign manager）是負責跑選戰活動，他們都在美國工作。當然，這些經理還會聘請選舉團隊，包括一小群高薪的專家菁英，還有許多低薪的工作人員、志工和無薪實習生（後者就是我過去的工作）。在2008年歐巴馬的選戰結束之後，我也遇過一些後來成為專業選舉顧問的人，譬如大衛·阿克塞羅德（David Axelrod），他曾是歐巴馬的首席策略顧問，後來跑去幫英國工黨選舉；還有吉姆·梅西納（Jim Messina），他曾被稱為「你從未聽說過華府最有權勢之人」。1 梅西納曾幫助歐巴馬在2012年的競選活動，後來成為歐巴馬的白宮幕僚長。在那之後，他繼續為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和德蕾莎·梅伊（Theresa May）等外國領袖提供建議。儘管如此，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有整家公司在做這樣的事：努力幫外國的政治人物打贏選戰。

我透過餐廳的玻璃窗，既好奇又迷惑地打量著尼克斯的身影。切斯特是對的。儘管現在的我可能找不到什麼工作，但或許將來的我會找到。而且無論如何，我可以利用這個下午做些觀察和研究。

亞歷山大·尼克斯是個迷人的男人， 他正計畫壟斷美國各式選舉業務

這間餐廳很舒適，一進門就能感覺到上方明亮的燈光，映入眼簾的是白色木地板和米色牆壁，而牆上整齊地掛著日本藝術品。我走到桌邊，打量著我一直在外面看著的那個人。他剛好講完了電話，於是切斯特把我介紹給他認識。

現在我能近距離觀察他，我發現尼克斯根本不是典型的梅菲爾商務人士。他有一種英國的「貴族感」（posh）：衣著看起來完美無瑕又正統。他穿著一套訂制的深藍色西裝，一條絲織領帶打在上過漿的襯衫領口，他從頭到腳都是正統薩佛街（Savile Row）的風格，而皮鞋也是擦得閃閃發亮。在他身邊有一個磨舊的真皮公事包，上面有一把老式的銅鎖，這看起來像是他祖父傳給他的。雖然我是純正的美國人，但我從高中畢業後就一直在英國生活。所以當我看到一個英國上流社會成員的時候，我一眼就能認出來。

但其實，我更想把亞歷山大·尼克斯歸類為「上上流」階級（upper-upper crust）。他看起來有英國貴族寄宿學校的派頭（後來得知他念的就是著名的伊頓公學[Eton]），他的毛髮修剪整齊，配上鋒利如箭頭般的下巴，略微削瘦，看起來不是會花任何時間在健身房的人。他的眼睛引人注目，瞳孔是不透明的亮藍色；他的膚色光滑幾乎沒有皺紋，看起來好像他的生命中從來沒有出現過什麼需要擔心的事。換句話說，他的臉就是特權階級的象徵。當他在這間倫敦西區的餐廳裡站在我面前時，我很容易就能想像到他戴著頭盔，騎著一匹飛奔的馬球小馬，手裡拿著特製木槌的畫面。

我試著猜測他的年齡。如果他真的像是切斯特所說的那麼成功，那麼他很可能比我大至少10歲。他的姿勢挺拔而有自信，但同時又顯得有些放鬆，這些姿態似乎透露了他中年早期的人生，那裡頭有些貴族式的生活，又夾雜著一點菁英主義。尼克斯看上去好像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人，但如果切斯特是對的話，他善用了他的金湯匙，但最後還是靠著自己的能力獨立生活。

尼克斯熱情地跟我打招呼也熱情地和我握手，就好像把我當作是老朋友一般。他們訂的大桌位子很隱密，當我們走到位子坐下來時，尼克斯很快又很有禮貌地將注意力轉向切斯特的另外兩位朋友，繼續進行他們在我到達之前的對話。

帶著些許的加速，尼克斯開啟了推銷模式。我自己也經常這麼做，所以我很清楚那是什麼狀態。畢竟，為了在經濟上支援自己完成學業，我自修學會了如何向客戶推銷自己所能提供的顧問服務。但是，我可以看出尼克斯在這方面是多麼熟練。我既沒有他一半的魅力，也沒有他一半的經驗，當然也沒有他的優雅。他的話術就像他那雙昂貴的皮鞋一般閃閃發亮。

我聽著他滔滔不絕講起他公司悠久的歷史。SCL公司成立於1993年。從那時起，這家公司已經參與了200多次的選舉活動，並曾在全世界大約50個國家進行國防、政治和人道援助計畫。當尼克斯一一列出這些國家時，聽起來就像是聯合國小組委員會的名單：阿富汗、哥倫比亞、印度、印尼、肯亞、拉脫維亞、利比亞、奈及利亞、巴基斯坦、菲律賓、千里達及托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等等。尼克斯告訴我們，他已經在SCL公司工作了11年。

尼克斯的經歷和他的工作量讓我感到震驚，也讓我感到自卑。我不禁注意到，在SCL公司成立的那一年，我才6歲。也就是說，在我上幼兒園、小學和高中的那段時間裡，尼克斯早就在建立一個小而強大的帝國。雖然與我同齡的人相比，我的履歷看起來相當好。畢竟，我在參與歐巴馬競選活動的實習之後，到國外生活並做了大量的國際性工作。儘管如此，我還是無法與尼克斯競爭。

「所以，我們公司的業務現在拓展到了美國。」尼克斯說道。他的聲音藏不住內心的熱情。

就在最近，SCL公司展開了一個新計畫，尼克斯的短期目標是在即將到來的2014年11月美國期中選舉（midterms）之中，盡可能接下多份工作。然後繼續努力，直到壟斷美國各式選舉的業務。當然，如果可行的話，這個計畫也將包括美國總統大選。

這是一個大膽的想法。但是他的確已經獲得了一些著名候選人和助選組織的期中選舉合約。他簽下了像是阿肯色州國會議員湯姆·柯頓（Tom Cotton）這樣的人物，柯頓是畢業於哈佛大學的天才兒童，當兵時參加過伊拉克戰爭，目前正在競選參議員。在北卡羅來納州，尼克斯簽下了所有的共和黨候選人。他還抓住了與聯合國大使約翰·波頓（John Bolton）做生意的機會，波頓當時負責了一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該委員會勢力強大，財力雄厚。而波頓這個人我再了解也不過了，他是個充滿爭議的政治人物。

雖然我在英國生活了多年，但我仍然認識一些美國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ve）的著名人士，例如波頓。他是那種難以忽視的人：就像強硬鷹派中的避雷針，總是站在最顯眼的位置。最近他和其他新保守主義者被發現是一個神祕組織「風潮」（Groundswell）背後的首腦和金主。這個組織的目的就是破壞歐巴馬總統的工作，並且炒作希拉蕊·柯林頓在班加西事件的爭議（Benghazi controversy）。²後者的爭議我個人非常熟悉。因為我曾在利比亞工作過，也認識克里斯多福·史蒂文森（Christopher Stevens）大使。在我的看法中，史蒂文森大使在班加西事件中之所以喪命，部分原因是美國國務院的決策失誤。

我坐在那裡小口喝著茶，仔細地記下了尼克斯的客戶名單。乍看之下，這些客戶可能和許多其他的共和黨人沒什麼不同。但其實這些人的政治立場和我的政治理念完全背道而馳。某種程度來說，這個名單就是我心目英雄（例如歐巴馬和希拉蕊）的死敵列表。在我看來，尼克斯提到的這些人就是政治賤民（pariah），或者更好的說法是政治食人魚（piranhas），我從來不敢想像我能在牠們的池塘裡安全悠游。

先別管我對那些聘請尼克斯的特殊利益團體是多麼厭惡（他們的遊說議題廣泛，內容從擁槍權到反墮胎遊說都有）。但必須強調的是，在我的一生中，我所支持的理念很明顯地傾向於左派。

尼克斯讓自己、讓他的公司、讓他想方設法拉攏的人們和團體都感到興奮。你可以從他的眼裡看出這些。他說他忙得不可開交，對未來充滿希望，而SCL公司甚至不得不分拆出一家全新的公司，為的就是處理公司在美國的業務。

這家新公司就叫做「劍橋分析」。

「劍橋分析」與有史以來最大的個資搜刮行動

當時尼克斯表示，這家公司還成立不到一年，但是它很快會贏得全世界的注意力。因為，劍橋分析公司即將引爆一場革命。

尼克斯所說的革命，就是關於大數據以及其中的資料分析技術。

在現在的數位時代，數據資料是「新的石油」，而蒐集數據資料則會是一場「軍備競賽」，他如此說道。他的劍橋分析公司已經蒐集了大量關於美國公眾的個人資料，其規模和範圍都是前所未見。據他所知，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資料蒐集行動。該公司龐大的資料庫中保存著美國18歲以上每個人約2,000~5,000項個人資料點（individual data points）（也就是個人資訊片段）。這相當於2.4億人的資料。

尼克斯停頓了一下，然後看看切斯特的朋友們，又看看我，似乎要讓這個數字沉澱一下。

但僅僅擁有大數據並不能解決問題，他說。知道如何處理它才是關鍵。這就涉及到更科學、更精確的群

體分類方法，例如把人們歸類為：「民主黨人」、「環保主義者」、「樂觀主義者」、「社會運動人士」等等。多年來，劍橋分析公司的母公司SCL公司，一直在使用行為心理學中最複雜的方法來辨識和分類人群，這讓公司有能力的把美國大眾堆積如山的個人資料變成一座金礦。

尼克斯向我們介紹了他的內部團隊，成員包括資料科學家（data scientist）以及心理學家。他們透過精確的研究和學習，已經知道他們想發送訊息的對象是什麼樣的人，也知道要向他們發送什麼訊息，以及如何準確地把訊息傳遞給他們。他聘請了世界上最聰明的資料科學家，這些人能透過手機、電腦、平板電腦或電視等資訊產品，同時透過任何你能想像得到的媒介（例如從音訊媒體到社交媒體），對個人進行如同雷射般的精準攻擊。這就是所謂的「精準鎖定」（microtargeting）技術。劍橋分析公司可以找出目標個體，並改變他們的想法、行為和投票選擇。尼克斯說，公司把客戶的錢花在真正有效的溝通上，並且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果。

他說，這就是劍橋分析公司將要贏下美國大選的方式。

尼克斯說話的時候，我瞥了一下切斯特，希望能和他四目相接，然後看看他對尼克斯會有什麼想法。但我沒有引起他的注意力。至於切斯特的朋友們，當尼克斯開始談論他的美國選舉公司時，我從他們臉上可以看到適時的驚歎。

劍橋分析公司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它能填補市場上的一個重要缺口。它的成立，就是為了滿足那些長久以來被壓抑而因此沒有被滿足的需求。從2007年以來，以歐巴馬為首的民主黨人一直主導著數位傳播領域。相比之下，共和黨人在這方面的技術創新則嚴重落後。但在共和黨於2012年慘敗之後，劍橋分析公司開始將共和黨人所缺乏的技術提供給他們。這也讓兩個政黨在美國的代議民主制度中開始能更平等地競爭。

至於尼克斯能為切斯特的朋友們做些什麼呢？因為他們國家的網路滲透率偏低，所以還沒有大數據這樣的東西。但SCL公司還是能幫助他們，譬如利用網路社群媒體來傳播他們想投放的訊息。與此同時，SCL公司也可以幫忙進行更傳統的選舉活動，例如從撰寫政綱和政治宣言，到挨家挨戶遊說，再到分析目標受眾等等，他們無所不包。

切斯特的兩位朋友開始稱讚尼克斯。我跟這兩個人都已經很熟了，所以我可以看出尼克斯的話是多麼地讓他們驚豔。我知道他們的國家沒有足夠的基礎建設來實行尼克斯在美國的計畫，而且尼克斯的策略聽起來也得花上不少錢。所以即使像是這兩位財力雄厚的人士，也很可能負擔不起。

對我而言，尼克斯分享的事情讓我感到震驚，震驚到幾乎讓我暈頭轉向。我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他所描述的，完完全全就是利用人們的個資來影響他們的行為，進而改變世界各地的經濟和政治情況。他讓許多事情聽起來變得很簡單，譬如改變選民的習慣，以及控制他們做出不可逆的投票選擇。當然最後的投票不一定違背選民的意願，但很可能改變他們的正常判斷。

我總是會在一個地方最動盪的時候，進入那裡的中心

但與此同時，我必須承認（即使只是在心中）我也對他的公司所能做到的一切感到敬佩。從我參與政治選戰的第一天開始，我就對大數據分析這個主題產生了特別的興趣。我不是開發人員，也不是資料科學家。但和其他千禧世代一樣，我樂意接納各種新科技，也從小就過著數位化的生活。我會把數據資料看成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當時的想法是，即使是最壞的情況下，數據資料無害而且有用；而在最好的情況下，它甚至可以推進社會改革。

我自己在參與選戰的過程中也曾使用過數據資料，當然那只是非常基本的使用方式。我除了擔任過歐巴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操弄-剑桥分析事件大揭祕》布特妮·凱瑟 (Brittany Kaiser) 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3965.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